

高宗英油画写生选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高宗英油画写生选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宗英油画写生选集 / 高宗英绘.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10

ISBN 978-7-5059-5650-6

I. 高… II. 高… III. 油画: 写生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6430 号

书 名	高宗英油画写生选集
作 者	高宗英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史 果
责任校对	吕吉英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印 刷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2
印 张	17
插 页	4 页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650-6
定 价	98.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艺术活动年表

1932年11月 出生于北京

1949年3月 考入华北大学第三部美术科学习。

1949年11月 转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干部训练班”学习。

1950年5月 获得中央美术学院“红五月创作竞赛”竞赛作品头等奖。

1950年7月 获头等奖作品《欢送移民》发表在《人民美术》月刊第2期上。

1951年1月 “美术干部训练班”结业。

1951年2月 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在志愿军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任美术创作员。创作了连环画、宣传画及大量插图，发表在《志愿军战士》读物上。

1956年2月 调入宣传部在《志愿军报》社任美术及图片编辑，并兼任记者。

1957年7月 复员回国。

1957年9月 续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本科。

1958年8月 完成了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

馆创作的军史油画《朝鲜人民的支援》。

1961年7月 完成了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的革命历史油画《秋收起义》。

1961年7月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并留校任教。

1965年借调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历史画《平型关大捷》。

1972年8月 借调到“五七艺校”电影系任教。

1973年8月 回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任讲师。

1979年9月 在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任副教授。授课之余先后创作了：丙烯壁画《天坛晨晓》、大型陶瓷镶嵌壁画《花果山》、高温釉陶瓷壁画《波的旋律》、油画壁画《净月映潭》等六幅壁画作品。

1991年9月 离休，时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离休后，创作了油画作品《儿童团与小八路》、《坑道战》及大量静物、人体、风景等油画作品。相继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谈绘画构图》、《画好素描的关键》、《列宾油画技法》、《素描之道》、《色彩写生教学解惑》、《高宗英油画写生选集》等十五本书，努力发挥了余热。

丰厚的艺术 时代的折光

雷正民

最近，观赏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油画家高宗英同志的一批画作，不尽令我十分快意，也拨动我思绪万千，深感我们这辈生于动荡，经历忧患，跋涉艺域艰难辛劳，取得艺术成果的来之不易，这些作品如一滴水反映着大千世界一样，在艺术的深处，散发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艺术家人生成长。

宗英的作品，多为人物肖像和风景写生之作，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读后深切感受到画家艺术探索冲动，左右开拓，融会新机，时有独见和闪光的新创。这些作品有伸向生活的触角，画家在创作中寻找、发现和搜集人物形象、特定的环境、生活中有特征的东西，似在酝酿着大型的创作。有一些是做技法和艺术方面的探讨、研究，反复变体，多向试笔，寻找最佳方案和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还有一些则是直面对象，激情勃发，施展多种手法，融入浪漫的情思与想象，使之升华为完美的艺术。

《三八号渔船女船工》三笔两抹，简洁明快，痛快淋漓地塑造了一个具有胶东人特征的船家女子的形貌。饱满的青春活力，朴实和略显倔犟的性格。天空和船舱不见落笔而做空白处理，却有海阔天空，似可闻海边激浪相击礁石的涛声。

《打谷场归来的朝族姑娘》的低调色彩，风急云飞的氛围，似乎预示着难以料想的突变，主人公眉宇间流露着一丝忧郁，风景中大树飘动的浓荫，似投影着少女内心的波涛，远望而有所思。

《英雄班长》超越层层堆砌的画法，大笔挥洒间，色彩、结构、转折、空间与人物形貌和盘托出，抓住了人物凹陷的双目和略微突出的嘴唇，一位干练精明的年青老战士形象立现。

概览高宗英笔下的人物肖像，写实主义是他油画艺术的风格。但他借鉴了中国画艺术的写意精神，追求大跨度地取舍，以简驭繁，以少胜多，不经意间散发着艺术的韵味和意趣，这恰是“远思挥毫，意不在于画，故得于云矣”的境界。还有一部分作品追求装饰性和一定程度的变形变色，减弱光感和块面对比，运用线的交织与断续，增强艺术的表现力与力度。但是他始终着力于艺术形象的深度刻划，以多变的手法揭示人物的性格、内心世界、在社会生活中的精神状态。他的肖像作品形神兼备，有的遗貌取神，比如《黄衣模特》，以印象派、表现主义的格调，抓住人物瞬间的灵动感，画出了俏丽动人的现代佳人。背景的暗部像粗励雄阔的书法，烘托出夺人的灿烂，逸笔草草，形貌恍惚，神采斐然……看他这些作品，象是优雅的散文、声情并茂的小品，整合起来，却构成一个相当宏大的阵容，多侧面地反映时代的流光溢彩、精神气韵，堪称：丰厚的艺术，时代的折光。

风景系列占据高宗英画作品的又一大部类。艺术家身处大自然中，天人感应，以他独特的视角和美的发现，以他迸发出火花的激情，熔铸最美的艺术。这部分作品，画家更为放手、更随意、更多变、更潇洒，更多中国艺术的清新俊逸、质朴苍

润。周庄石桥的静谧，四渡河的清澈明晰，仿佛经过艺术的过滤，是艺术家心有灵犀的感应，春蚕吐丝般的酝酿而构成恰到好处的好处的诗境。这些地方我也曾去过，深知要捕捉到造化之魂，心中有佳句，落笔如锦绣，却不是易事，这是要靠长期的艺术修养和精熟的艺术技艺，临场发挥而成佳妙。他画的杨树、荷塘等系列的众多作品，昭示着他不懈艺术探索的苦心 and 新的生发。而《故宫角楼》，尤其是《紫禁城》雍容华贵是中国气派与博大精神气象的代表之作。

人体美是永恒的主题，也是对艺术家的知识与品味和高难度艺术造诣的考验。中央美院原副院长，油画家艾中信先生在《读〈沉睡的维纳斯〉浮想》一文中说：迄今为止，在美术领域，人体美的相对独立性大概是最持久的，而且恐怕将会更持久地延续下去。我相信人类不会灭亡的，所以人体美也是不会泯灭的。英国著名美术史家肯尼斯·克拉克著的《裸体艺术》一书最后写道：古希腊人致力于裸像的完美，为的是表现人与神的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仍旧是裸像一个作用。因为尽管我们不再相信上帝是一个完美的人，在那闪光自我形象面前，我们仍然感到接近了神力。通过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似乎意识到了宇宙的秩序。

我们看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画家以退离教学岗位的平和心态，带着长期在艺术和教学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心得体

会，完成了一批人体艺术作品，画家在创作时进行着艺术的实验，此时，卸掉教学的担子，以非常放松自由的状态，醇远淡泊的心境，向纯艺术的幽境遨游，所以才出现如此举重若轻，四处发挥，悠哉悠哉的艺术境界。我深感这批作品共同的格调，正是苏东坡所说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虽无夺目的绚烂，却有一片天然的纯净，轻灵优美，素雅高洁。是春草、雪莲，是清高的人格；是叶上滴露，鸟鸣深谷，是高山流水，宁静致远。我以为宗英的艺术形成自己独特的格调“纤手丽音，宛乎逸态”，进入一个纯粹而完美，含蓄而深远的境界。

高宗英同志是我在华大和美院的同学，是同在抗美援朝战场经受战斗洗礼的战友。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从前线回国，有机会返校深造，后留校执教四十余年，专精油画艺术，又从事过壁画创作。本来他曾活跃于球场之上，不想突然发病做了心脏手术，近二十年来，仍然不懈于艺术实践，取得巨大进展；同时凝聚一生心血和教学结晶，充满历史眼光的评说与艺术论的高度。完成了十多本艺术类论著和许多技法类的著作。

战友高宗英的《油画写生选集》即将出版，我拉杂写了一点粗浅的感受，祝贺他艺海泛舟取得的成功，向他为艺术、为艺术教育的献身精神学习。

2007年5月

起点、落点、终点

(一)

1932年11月，我出生在北京一个经营印刷的作坊家庭。父亲十四岁进厂学徒的奋斗经历，无时不在激励着我。我家大门上用油漆写成的“忠厚传家，和平处事”八个大字，成为了我一生做人的“座右铭”。从小我对音响和形象化的东西，就有着特殊的敏感。听父母和奶奶说，在我还不会走路时，就把类似喇叭形状的老式烛台，看成可以吹的唢呐，学着它的音调哭闹着要拿来吹。还曾把门上类似铙钹状的一对叩门环，当成可以敲打的铜钹，吵闹着也要拿下来击打。

上小学前，凡遇婚丧嫁娶的吹奏队伍——北京的“文场”、和尚道士“送三”时的演奏行列……我都会一路尾随，欣赏那欢快的唢呐，低婉的管子，振耳欲聋的大鼓，以及各种民间乐器的演奏。回到家还要用绳子把凳子绑上，斜挎在腰间用两根木棒，模仿着记下来的鼓点，学着鼓手的姿态敲打一番。

邻居有个爱好京剧的人家，他们在各种庙会上摆摊子以卖袜子为生。每到夏季傍晚，他家的庭院就成了戏迷的乐园，清唱声声不断，热闹非凡。我攒了些零花钱买了许

多石印的京剧小唱本，边听边学，不时也凑个热闹唱上几段。小学毕业时还与同学一起合演了京剧《奇冤报》中的商人刘世昌向张别鼓老汉诉冤的一折，其中有几大段的反二簧唱腔。当然是不化装，也没有“场面”伴奏啦。

小学时，在音乐老师鼓动下，我考上了“华北儿童广播合唱团”，从此，又与唱歌结上了缘，经常要到广播电台去排练和演出。到了中学又被音乐老师选进了“育英贝满合唱团”，参加了在灯市口“公理会”教堂为慈善事业募捐的演出，曲目记得是德国古典作曲家巴赫的名作《弥赛亚》，还请来四位男女歌唱家担任独唱，只是没有管风琴伴奏，而是用的钢琴。从此我又对西洋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在老式的音响效果很差的收音机旁听交响乐节目。

不知为什么，从我孩提时起就喜欢上了绘画，临摹过许多小人书上的英雄豪杰形象，画完了还要贴在墙上自我欣赏。到了中学，又开始临摹有明暗和光影的外国插图，还用水彩颜色临摹过一些风景画，使专业老师看了都感到很惊讶。万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绘画这一爱好竟成了伴随我走过一生的事业。

从小学开始，我还迷上了足球，后来这种运动也伴随了我一生，它不但给了我一个健康的体魄，还锻炼了我的意志。那时在小胡同里从小皮球开始一直踢到大足球，记得那个大足球还是在“破烂市”上合伙买的，找了个皮匠缝补之后在修车摊上打了气才能凑合着踢，踢得脚趾生疼。我们一伙小球友还不自量力地找中学生到八面槽天主教堂后面的一个小学里踢比赛，输球后又急忙步行到先农坛体育场去看北京队和青岛队比赛，那时对足球真是迷出了圈儿。

升到中学进了校队，在专业老师指导下兴趣越来越大，踢得也越来越好。还为了慈善募捐在辅仁大学足球场与志诚中学队踢过义赛中的垫场。……这足球我一直踢到志愿军部队，我们驻地那里有个朝鲜的大金矿和一个大的选矿厂，山下有个足球场，停战后我们时常与矿工队在那里比赛。

1957年中国足球队访问朝鲜时，我还加入到国家队中，为志愿军总部的官兵踢了一场表演赛。当然回国上大学后脚也没有闲过，给学生队做过教练，也参加过许多比赛。

(二)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为了训练一批到将要解放的新地区工作的美术干部，3月份从解放区迁到北京的华北大学第三部在北京大批招收音乐、戏剧和美术学生。从小酷爱艺术的我，苦于家中无经济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听说华大实行的是“供给制”，便在“军管会”干部林方的鼓动和介绍下，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中学学业，考入了这所为建立新中国事业服务的短训大学。

非常庆幸，我的老师都是从延安派来的知名画家，他们都受过高等美术教育和严格的绘画基础训练，有的老师还到日本留过学，他们是：胡一川、罗工柳、彦涵、王式廓、卫天霖等老师和青年教师伍必端、林岗、顾群等。在他们精心又耐心地培育下，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我取得了飞速进步，创作出的《人民解放》、《解放军和老百姓》和木刻练习等作品，在结业展览会的总结大会上，受到胡一川主任的表扬。我还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结业时我十七岁，当时我写了决心书要求到新解放区工作，可是没料到却与闻立鹏、张同霞、李唤民、戈沙、苗地、雷正民、高鑫、赵本甲等二十个同学一起，被派到

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干部训练班”去继续学习。

1950年，在全院开展的“红五月创作竞赛”中，我创作的《欢送移民》荣获了头等奖，并刊登在《人民美术》月刊第二期上，甚感欣慰的是我没有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的学习是努力而有成效的。为了适应美术普及工作的需要，我们班的目标是培养“一蓝子干部”，要能拳打和脚踢，因此课程从基础素描和慢写、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创作到美术字和会场布置课、图案课等，蜻蜓点水无所不学。在学习的最后阶段，还上了两周的油画课，每个人画了一幅领袖像，所用的颜色及画布都是我们亲自动手制作的，调色用的鱼油。这一系列的学习安排更加坚定了和促进了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信念的形成。

1951年2月“美干班”毕业，我被分配到《华北人民》杂志社工作。当去报到时，情况突然发生意想不到变化，杂志社通知我，学校要重新分配。原来是学校又决定我和雷正民、孙见光、马兆仁、卢维城五个同学一起，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去作宣传工作。当时朝鲜战场我军正捷报频传，让我们去工作都欣喜若狂！因为那时要想去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实在是太困难了。

院长徐悲鸿、党总支书记胡一川、班主任罗工柳、人事处丁井文同志在“欧美同学会”主持了欢迎晚宴，徐院长语重心肠地说：“学校信任你们，让你们去朝鲜锻炼，一定要努力工作。我们已和部队谈妥，一年后你们要回学校继续上学的。”

抗美援朝战争从1951年3月底开始，转入了战略的“持久战”阶段，在“三八线”一带仗一打就是三年。我没有辜负院领导的期望，由于努力工作，成绩突出，我立了功，荣获了朝鲜人民军司令部授予的“军功章”，受到了难得的战争烈火的洗礼和生死考验，同时又得到实际工作的锻炼。

1957年志愿军从朝鲜分批撤军时，我等待到了回中央美院复读的机会。在全国“反右”运动中我复员回到了中央美院油画系，脱掉了穿了六年多的军装又重新过起了学生的生活。

由于过去基础太差，在军队美术宣传工作中遇到了数不清的困难，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感受了想得再好却画不出来的苦痛。入学后对学习如饥似渴，心之高，欲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1958年学校曾计划保送我到苏联去学习壁画，由于学校没有这个专业，当时国内壁画任务也少，学完后回国做什么？院领导也不跟我谈意图，……脑子里问号一大堆。于是在口试时，我提出了许多疑问，说了一些真心话，结果反被主考教授们误认为我不愿意去留学，在未向我了解情况之下，就取消了我的留学资格。当时我毫无谋私之心，对此决定我没有一丝怨言，坦然处之，只是暗下决心要争一口气，相信自己不留学也会努力学好！

遗憾的是，从我入学的1957年起，政治运动一个紧接一个：反右、大跃进、教改、开门办学……每天只能上半天课，停课那是习以为常。有时，为了给学校搞点经济收入，还要全班停课接任务给一些单位画挂图的图解。另外，我还要完成系里交给我的许多学生工作，占用了我许多课外学习时间。在此情况下，我只好最大限度地去学，带着过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学，抓住重点学。尽管如此，原本基础薄弱的问题在课堂作业画得很少，又无法练功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学好的。我没怨天尤人只能接受现实尽力而为，在部队时总算养成了一种好作风，那就是“不管什么问题，不管遇到多大困难，都要想

尽一切办法去克服，全力以赴去争取做好”的精神。

1961年毕业时，在“登记表”上我虽然写了“服从分配”，但我还是想能回我熟悉的部队作创作工作。万没想到却让我留校任教。明知自己不胜任，也得硬着头皮去干，从1949年参加工作那天起，我就是个心思：革命需要我做什么，领导分配我干什么都应该不折不扣服从，而且还要努力干好，干出成绩！

1962年我提出调到美院附中去任教，认为这对我的能力来说是更为合适，我的请求未被系主任艾中信先生同意。由于教学的压力大又力不从心，后来又提出回部队工作的请求，那时广州军区文化部也急于调我去工作，油画系好不容易同意了我的申请，可是，又被学校人事部门莫名其妙地一拖再拖错过了许多回部队的机会，一直拖到“文革”之后，这时年龄已过四十，去部队已无可能，我只好死了这条调走的心。

(三)

1961年留校之后，我与部队画家何孔德同志(在志愿军部队时的战友)，交换过意见，我们一致的看法是：当

老师要以教出优秀学生为己任，要在教学上下功夫；在创作岗位上要以搞出优秀作品为己任。教书要研究如何教好学生，搞创作的应研究如何出好作品。

当时在与靳尚谊老师交换意见时，他也赞成我的看法，这就是：老师基本功不过硬，写生画不好，画不出色，自己都没画明白，给学生讲不清又道不明是很难教好的，是不能称职的。

在漫长教学实践中，我深深认识到：“艺无止境，学更无止境”，教好学生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我应该做一个有师德，有良心的教师，应该对得起那些极不容易考进美院的学生。为此，留校后我一直坚持不间断地画写生，努力提高自己的写生水平，不间断总结基础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把它解决好，理清楚。我还经常到图书馆寻找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拍下来，放大成照片或是做成幻灯片后给学生看，以提高他们对好与坏的鉴别能力和艺术修养。

1974年“文革”后期，学校招进一批“工农兵学员”，在学校不安排系统的基础课训练，把学生带到农村和工厂去进行所谓“向工农兵学习”，在这种不务正业的情况下，

我只好经常星期六、星期日不回家，给学生补基础课。结果“工宣队”找我谈话，不让我这么积极，说这样做其他老师会对你有看法。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提出把我负责教的那个组的学生带到别的工厂去上课，以安排好学生的基础课训练。结果，却给我扣上了“企图摆脱党的领导”大帽子，请来“中央文革”专管美术口的王某开大会批判我。

“四人帮”被赶下台后，教学才走向正轨。也正因我认真教学，给我排课也最多，系里有了进修机会与出国学习名额总轮不到我，说没人上课不行。我只好长期安心于教学岗位。留校三十余年来没有让我去研究班学习，没叫我去出国进修，一直在教学第一线给学生打基础。为实现做一个合格的老师这一目标我只能不懈地努力工作，一直到我退休。作为一名教师我尽了全力，问心无愧。

离休后，我为山东美术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写了十二本书。2002年我又写了《素描之道》。在2004年，也就是我第二次心脏手术之后，又写了《色彩写生教学解惑》这是我写的第十四本书了。这两本书是我四十年来素描与色彩基础课教学实践中的心血与总结。而这本画册它

记录了我学习油画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探索的过程。1958年和1960年上学期间，我曾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馆”创作了油画《朝鲜人民的支援》，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了油画《秋收起义》两幅革命历史画作品。可是，毕业后为了打好学生的基本功，我不得不放弃许多创作机会，从各名家的写生作品中去研究教学上碰到的各种各样问题，还要亲自动手反复实践，反复探求，以便更有效地指导学生。这本画册中的画，大多是我为了教学而探索的写生练习，请同志们、老师们、同学们、读者们指正。

1983年后的两次急性心梗，险些丧命。1986年后，为了能继续工作先后两次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它的成功，是现代医学和医生的高尚医德，加上我多年踢球锻炼

出来的好身体的结果，才使得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工作得以继续。

回忆我艺术的一生，“起点”是我先天对绘画的一种敏感和追求。“落点”是我做为一个教师，为了培养好美术人材而应有的一种执着精神和对事业的应有的责任心。

2004年由于原来搭的“桥”堵塞不能继续供血了，我不得不做第二次心脏“搭桥”手术，术后，我已无法再进入教室面对学生了，这是我最大的遗憾！我现在认识到，如果能有机会到国外学习，我的教学工作还会做得更好些。因为油画艺术的发源地毕竟是在西方，它也是精深而博大的。可以说这是我另一个最大的遗憾！

我将利用我不多的有生之年，以学无止境的精神，努力作些力所能及的事。我想，这是我应该继续努力追求的“终点”吧！

高宗英
2007年3月于北京

静物





窗前的花束 · 1993
60 × 60



藏壶和果盘 · 1982
50 × 50